

王

陽明

第壹部

龙场悟道

长篇历史小说

许葆云◎著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王陽明

第壹部
龙场悟道
长篇历史小说

许葆云◎著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阳明·龙场悟道 / 许葆云著. ——西安:陕西人民出版社,2012

ISBN978 - 7 - 224 - 10275 - 8

I. ①王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64093 号

王阳明·龙场悟道

作 者 许葆云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710003)

发货联系电话(传真):(010)88203378

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mm × 1000mm 16 开 22 印张 370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978 - 7 - 224 - 10275 - 8

定 价 38.00 元

第一回/1

避宴席小子窥道法,动心机佳人驯夫婿

第二回/17

有闲心侍郎捧才子,没缘法道士弃顽徒

第三回/39

王状元说破朝中局,唐伯虎点出心底真

第四回/58

为廉洁朝廷害才子,要度人老道装神仙

第五回/69

苦强求到头终是病,劝和尚守仁归正途

第六回/82

愁上愁臣子忧国事,急中急阁老骂皇上

第七回/101

为私利明君织冤狱,赌闲气主事乱出题

第八回/116

救孤女宜晚收甜杏,为专情守仁逃新房

第九回/131

李郎中冒死参国舅,弘治帝决心除宦官

第十回/143

王守仁初结甘泉子,李梦阳暴打张鹤龄

第十一回/154

真龙宾天饕餮窃据,麒麟失位虎豹横行

第十二回/169

众口一词请诛奸佞,出尔反尔祸乱朝廷



第十三回/188

败朝局阁老遇罢黜，护正气守仁熬苦刑

第十四回/205

为忠直王华割亲情，喊冤枉戴铣寻死路

第十五回/217

弱女子忍羞求阁老，李东阳定计救忠臣

第十六回/229

凄惶惶守仁离京师，恶狠狠杀手劫钱塘

第十七回/249

落难人偏又遭海难，圉圉士挣破圉圉局

第十八回/264

人进鬼域事事似鬼，心在牢笼处处如牢

第十九回/275

无路人难救无路客，良苦士绝境悟良知

第二十回/290

与人为善人人是友，将心换心处处皆心

第二十一回/307

撑骨气驿丞斗御史，跳月场驿卒结姻缘

第二十二回/320

为职守三拒宣慰使，凭良知点醒安土司

第二十三回/332

阳明子一语平战祸，受诚邀书生离桃源



第一回

避宴席小子窥道法，动心机佳人驯夫婿

(一)

大明弘治元年九月初六，可真是个好日子，天青水蓝，风和日丽。江西南昌府进贤门里一户高门大院鞭炮齐鸣，一对新人被送入了洞房。

厅堂里，江西布政使司参议诸养和戴着四方巾，穿一身簇新的重紫苏绸圆领大袖袍，挺着大肚子，一张胖脸笑得像朵菊花，正在厅里应酬宾客。这诸参议个头儿不高，长得敦敦实实的，一张紫脸膛，细看倒不是天生的皮色，是因为官大缺肥，酒肉吃多了，热血渗进皮肉里，才养出了这么个大紫胖子。一颗蒜头鼻子，眼睛不大，见人就带笑，看着像个佛爷。可偶尔不笑的时候，脸上就隐隐突出来几丝横肉。

这几条横肉年轻的时候倒不显，越老了越显出来。这和人的脾气有关，年轻时恭谨，老了，霸道。

今天这位诸老爷女儿出阁，心情着实不错，一张油光光的胖脸扬得老高，粗声大嗓地跟宾客们打着招呼，尤其首席上的几位绅士，都是平日里走动最多、互相帮衬的人，诸养和对他们招呼得尤其亲切。

但凡喜事坐在首席的宾客，头一件要办的事，当然就是给主家儿捧场。看诸养和在宾客中间转了一圈回来，坐在首席的一位陈翁站起身来，把嗓门儿提起来，压过席上所有人：“诸翁大喜！听说贵婿是成化辛丑科状元王实庵先生的公子，有婿

若此，门楣添光啊！”

这句话里有七个字是重重念出来的：成化辛丑科状元！

陈翁这一声唤，有个名堂叫“开门引子”，就这七个字高高声音往外一念，顿时引得整间厅里百十号人都停了杯，所有人的眼睛都往这边看过来。诸养和赶忙拱手：“陈翁谬赞，当不起当不起。”

什么叫“谬赞”？意思就是：说得好，你不妨再多夸夸。

一句话说得陈翁哈哈大笑：“诸翁太过谦了。”转身向着宾客，“各位知道这位状元公王实庵先生吗？浙江一省英杰荟萃，名士如云，玉带乌纱、冠盖车马皆不足道。可状元公非同凡品，天下就这么一位！这位实庵先生人品方正高古，学识才情江南第一。如今在京师任詹事府右春坊的右谕德，又承圣命主持经筵日讲，给天子讲圣贤书！”

其实右春坊右谕德只是个从五品的官职，比诸养和这个从四品的布政使司参议还不如。可詹事府是专门辅佐东宫太子的衙门，凡从詹事府出来的京官，将来势必飞黄腾达。何况这位实庵先生又是“给天子讲圣贤书”的，官虽不大，名重！

陈翁这几句奉承话儿说得实在好，就像花厅里那几扇缕着芝兰献瑞、孔雀开屏、牡丹富贵、鹤寿松龄的硬木雕花格子门儿，听起来真是又体面，又玲珑，又敞亮，顿时引得满堂宾客齐声喝彩。眼看把面子挣下来了，陈翁自己也挺得意，笑呵呵地望向诸养和，却见他半张着嘴，脸上的笑容也未到十成光景，似乎意犹未尽。

这陈翁是个老于世故的人，看了诸养和的神色，略一琢磨已经明白，自己这一套话成色还嫌不足，只夸到店铺招牌，却没夸到店里的货物，难怪诸养和只有七分笑容。于是就桌上端起酒杯喝了一口，高声笑道：“古人云：‘藏璧于椟，安不寂寂’？今天诸府宾客雅集，称得起诗赋文章锦绣之会，诸翁何不把贵婿请出来和大家见上一面？让我等一瞻风采，开开眼界。”

诸养和一直等的就是这句话，赶忙笑着说：“陈翁这是让我出丑！”嘴里这么说着，却又回身吩咐管家，“去把姑爷请来，和大家见见面。”

不大工夫，诸家的新姑爷王守仁从后堂出来了。

王守仁穿着一身大红颜色胸前绣着鹌鹑补子的九品官服——倒不是这位新姑爷年纪轻轻就做了官，这是新郎官儿穿的“喜服”。因为很多人一辈子做不了官，能穿官服，也就是新婚这一次，所以民间把男子娶亲俗称“小登科”。守仁这小伙子是个瘦高个儿，身子骨有些单薄，长圆脸，宽脑门儿，眉毛粗重，命宫宽大，两只

大眼非常灵动，鼻子细长，鼻梁挺拔，丰隆有势，是个聪明过人能成大事的好面相。按相书上说：这样相貌的人，他的性情大概能从嘴唇上看起来，小嘴薄唇的坚忍，嘴大唇厚的随和。

守仁的嘴唇就丰厚，是个厚道人儿，两条大长胳膊，手心无肉，指头生得又细又长，五指并紧了还透出几条缝儿来，这样一双手，聚不来钱财。

不过王守仁也不需要聚什么钱财。他的家世十分了得，老父亲王华状元及第，又是天子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，家世不富，却贵，生在这样的家庭，只要稍微知道上进，将来做官是跑不了的。守仁自己也真不亏了这副好面相，自幼聪明透顶，悟性过人，五岁能文七岁能诗，号称“神童”。别看这年才十七岁，经史子集皆已烂熟，诗词文章抬手就来，在他的老家余姚城里大大出名，凡读了他诗文的人无不赞叹，说这孩子如此才华，日后春闱三场，鱼跃龙门，必定又是一位状元公。

在这一群看好王守仁的人里，他的这位岳父诸养和，当然是最得意的一个。

诸家和王家是亲戚，论起来，守仁要叫诸养和一声表舅。守仁的父亲王华考中状元到北京做官的那一年，诸养和带着女儿进京贺喜。当时守仁还是个孩子，可诸养和这个做舅舅的精明得很，上看着王家的门楣家世，下也瞅准了这个外甥的聪明俊秀，一眼相中，当时就和王家商定，把自己的女儿说给守仁当媳妇儿。

自京城一别七年，这些年诸家和王家书信往来不断，眼看着自己这位老亲翁从一个六品的翰林修撰一步步升了上去，眼下又得到天子器重，入了詹事府，将来的仕途不可限量。又知道自己这位贤婿年纪日长，文章日进，大有前途，诸养和心里自然得意非常。现在女婿亲自到江西迎亲，翁婿二人见了面，见守仁生得仪容俊美，风度儒雅，略试文采，果真出口成章，落笔成诗，可把诸老先生给乐坏了。

诸养和这个人肚量不大，可气势很大，凡事爱张扬，逢人好炫耀。现在得了这么个好女婿，真是生怕别人不知道，早就打算趁着婚礼让女婿在众人面前露上一脸，落个口彩，也给他诸家争几分薄面。

结果守仁这边刚和新人拜了天地，入了洞房，还没等挑盖头，老岳父就把守仁叫了出来，带到堂上对着来贺喜的贵客逐一作礼，不厌其烦地对每个客人介绍：“这是小婿，成化辛丑科状元王实庵先生的公子……”

其实守仁的出身刚才陈翁已经给众人讲过，满屋子无人不知，可现在诸养和还是一遍一遍说给宾客们听。你别说，“成化辛丑科状元”这七个字还真值钱。不提这几个字，王守仁这个小伙子扔到大街上都没人理。可现在把这七个字一提，坐在



首席的贵客们不管是官是绅，或是年高德劭的老先生，全都要站起身来冲着守仁拱一拱手。接着就冲诸养和拱手：“贤婿好风骨！诸翁好眼力！”

厅上一百多宾客，每人都要夸赞几句，把个王守仁闹得一颗头比斗还大，晕乎乎转了一圈，好不容易回到首席，刚落座，那位好事的陈翁又说话了：“久闻实庵先生文采华滋，诗赋佳绝，是浙江省内第一的才子，想来令婿亦非凡品吧。”

哎！诸养和等的就是这句话。

自己的女婿有文才，出口成章，这个诸养和早在私底下试过了，心里极有把握。现在听陈翁递过这么句话来，正中下怀。立刻叫守仁过来陪了陈翁一盅酒，接着就说：“请老世翁出一个题，考考他吧。”

其实所谓出题，就是让陈翁搭一个台子给守仁唱戏。所以这个题要出得文雅、空泛，还不能太难，非得有古诗可套的才好。陈翁皱起眉头略想了想，笑着说：“我看就以‘春晴’为题如何？”

这老头子话音刚落，王守仁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酒杯往桌上一放，张嘴就念出四句：“清晨急雨过林霏，余点烟稍尚滴衣。隔水霞明桃乱吐，沿溪风暖药初肥。”

这一下真把首席的宾客们吓了一跳！

“再以‘雨霁’为题作一首如何？”

这一题比刚才难些，可守仁也只是略一沉吟，随即有了：“严兀亭子胜云台，雨后高凭远目开。乡里正须吾辈在，湖山不负此公来。”

要说前一首只是中上之品，那这四句诗却端的好严整，好意境，收起时气魄又大，顿时博了个满堂彩。

诸府这位新姑爷真不含糊，要诗就有，口占立得，而且词句俱佳，宾客们一来要给诸老爷子捧场，二来见守仁这小伙子文思敏捷，也真觉得有趣，就这个出一题，那个出一题，把场面烘托得热热闹闹。也是守仁年轻不懂事，一向被人捧惯了，自己又喜欢卖弄，不知道在众人面前“藏拙”的道理，别人出一个题，他就作一首诗。

可守仁就没有想过，“才气”这东西就像井里的水，平时随便打出一桶两桶来，准是清亮亮的，可要是像眼前这样一桶接一桶不停地往外提，用不了多大工夫，捞出来的就光剩下泥汤子了。

今天诸府请过来的宾客足有一两百人，见守仁才气纵横，堪比三国的曹子建，诸养和又是一心卖弄，力捧女婿。当着这个场面，宾客们谁不想过来凑个趣儿，给

诸养和捧捧场？首席贵客出罢题目，诸养和的同僚、南昌城里的名士们也都一齐凑了上来，这个一题，那个一题，应了这个不应那个？扫了谁的面子也不合适。

结果是王守仁的诗做得越快，宾客们出题越多，片刻工夫已经喝了十几杯酒，做了七八首诗。一边搜肠刮肚，拼词凑句儿，一边让一群不认识的老头子拍肩打背，又夸又赞，给折腾得心烦意乱，头晕脑涨，再也撑不下去，只得硬着头皮跟老岳父说要上茅房，抓个空子溜下堂来，脱了大红吉服逃席而去。

此时诸家上下迎来送往，宾客仆役进进出出，酒食点心川流不息，到处闹哄哄的，谁也没多留意，就让这位新姑爷混出府门，上了大街了。

(二)

这南昌是江西省府，一省繁华所在，山水旖旎，人文富丽。滕阁秋风，西山积翠，南浦飞云，赣江晓渡，龙沙夕照，东湖夜月，苏圃春蔬，徐亭烟树，洪崖丹井，铁柱仙踪，十景毕秀。百花洲上有著名的东湖书院。万寿宫、佑民寺、绳金寺、大安寺、琉璃寺、永和庵、建德观、城隍庙、东岳庙香火鼎盛，不远处，宁建藩王的府邸金碧辉煌。

守仁初到此地，看哪里都觉得新鲜有趣，沿着翠花街信步而行，见街西路边有座道观，门额上题着“铁柱延真宫”，问了问人，原来是供奉净明道祖师许逊的宫观。这位仙师是后汉三国东吴人，曾在晋朝司马氏的朝廷为官，后来拜大洞真君为师，在南昌弃官隐修，创立道家净明一派。这座铁柱宫内有一根当年仙人许逊所立用来镇服蛟龙的铁柱。守仁闲来无事，就信步走进道观去了。

这座铁柱宫在南昌城里勉强算是个有些名气的道场，格局不大不小，殿宇不新不旧，观里的香火也不旺，道士也不多。守仁在观里前后转了转，看了真君殿，诸仙殿，都没什么出彩的地方。诸仙殿后石砌栏杆围着个不大的水池子，里面戳着根锈迹斑驳的铁柱子，水池前摆着一座半人多高的石头香炉，香烟袅袅，十几个老太太正冲着铁柱子又跪又拜。

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神仙许逊所立的“镇蛟铁柱”，听说拜了它就能治住洪水。这几年大明朝北旱南涝，江西省内水患频繁，这根镇蛟的柱子也分外红火起来，整座道观都指着它来赚香火钱了。



像这类牵妖绊怪的物件儿哪座道观里都有几件，只有无知无识的乡下女人才当它是神物。在王守仁看来，不过就是根破铁棍子，根本不值一拜，只是站在一边瞪眼看了看，就走开了。

在铁柱宫里游荡了半天，守仁觉得索然无味。正要抽身离去，忽见迎面一道山墙上写着好多字，信步走来，见墙上写的是：

存心不善，风水无益；父母不孝，奉神无益；

兄弟不和，交友无益；行止不端，读书无益；

心高气傲，博学无益；做事乖张，聪明无益；

不惜元气，服药无益；时运不通，妄求无益；

妄取人财，布施无益；淫恶肆欲，阴鹭无益。

这净明道与道教其他流派不同，主张儒释道三教归一，同理相参，又特别重视忠孝人伦，所以又有个称呼叫“净明忠孝道”。墙上这几句口诀是当年许逊仙师留下来的，也是净明一派修身行止的法诀。守仁在旁看了，心里暗暗点头，觉得这些朴实的歌诀才是真正的道家功夫，一字一句都有道理，最能修身养性，比池子里的那根“镇蛟铁柱”有用百倍，就把这些口诀念诵了几遍，大约记全了，边走边在心里琢磨着。

绕过山子墙，眼前是一排修行的静室，最左边的一间房门半掩，一个老道士脸朝房门在蒲团上盘膝而坐，正打坐入定。

这位道士身量不高，留着三缕长须，广额丰颊，隆鼻深目，相貌清奇，看着约有五六十岁年纪了，却脸色红润，须发乌黑，比面相年轻了十几岁。在蒲团上盘膝趺坐，垂眉低目，细看之下，眉目间似乎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。

时下风气，不管读书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好道术，守仁也不能免俗。这些年父亲在京城做官，他自己待在余姚家里没人管束，更是把道家的闲书看了个遍，对这套求仙问卦、打坐静息、长生久视的东西很着迷。现在见老道士趺坐之法端严平稳，仪容清定，仙风鹤骨，不觉颇感兴趣，就站在门前看了起来。

就这么看了好半晌，蒲团上的老道士坐得稳稳当当，动也不动。守仁觉得有点儿无趣，正要走开，老道士忽然身子微微一晃，睁开眼来，见一个年轻人在门口站着，冲守仁点点头，过来要关门。

眼看老道士入定良久，却恰在这时出定起身，守仁觉得倒是个缘分，赶忙上前拱手：“道长好坐功！在下也好道术，想与前辈谈论一二，不知可否赐教？”

像这样的问话，老道士已经听过无数次了。见对方是个年轻人，口气挺大，话又说得挺酸，丝毫看不上眼，哪有工夫跟他废话？随口说：“道法无常，随心是化。你若有心，自己找一本《道德经》去读吧。”

“《道德经》晚辈早已读过了。”

“不妨深读。”

老道士的态度分明是在敷衍。要是一般的年轻人，没什么道性的，听人家把话说到这儿，也就走开了。可王守仁却是个豪放不羁的人，口快心直，见老道士不肯直话直说，反拿这些闲话儿来哄他，心里有点儿不高兴，想也没想，冲口而出：“依在下看来，《道德经》里不过是些大白话！”

老道士一愣：“怎么讲？”

“天下间越是大道理，就越浅近直白，老子的道德真经当然是一番大道，所以它一定就是大白话。”

守仁的这句话虽然说得冲动，可是在道家的高人听来，这一番话却直入楼观，内里颇有味道。老道士心里暗暗吃惊，脸上一点也不带出来，微笑着说：“若是白话，为什么世人都读不懂？”

老道士这一问，半是有心，半是随意，守仁却把人家的话认真起来，略一沉吟：“道长所说晚辈也曾想过，世人未必读不懂《道德经》！他们都说读不懂，其实是自己吓唬自己，以为读得明白就不是神通了。又有一些人，心思虚伪，生怕自己说‘懂了’，别人要笑他狂妄，所以就算有了心得也不敢对别人说，甚至转过身来硬逼着别人也和他一样装假，说‘不懂’，人家说‘懂了’，他就要去笑话别人。这么闹来闹去的，越到后世，人们越不敢说‘懂’，结果把一本好书弄了个‘玄而又玄’，反而扔在地上没用处了。”

别看守仁年轻，这一番话却说得老道士连连点头：“有意思！依你说这《道德经》你是读懂了的，能讲讲吗？”

俗话说得好，叫做“初生牛犊不怕虎，长出犄角反怕狼”。眼下这王守仁正是个初生的牛犊子，胸中没有什么城府，也不在乎那些酸文假醋的客套，见老道士问他，脑子一热，张嘴就说：“好比《道德经》第一章说‘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’，讲的就是一个‘太极图’。”

这句话一说出口，老道士又是一愣，上下打量了守仁几眼：“来，你进屋里来说。”把王守仁让进屋在蒲团上坐了，才问：“道可道，名可名，怎么就是一个



‘太极图’呢？”

“道，说的是天地间的道理；名，说的是人生在世的功业。道理可以思考，但只思考不做事，终无所成；事功可以去做，但只做事不思考，也无所成。所以人生在世，既要有所思，又要有所为。人的‘思’和‘做’，都是针对同一件事，而各表一端，思考之后就做，做一阵又要停下思考，这两者正好一阴一阳，互相推动，互相促进，天下事无不由此而生，因此而成，这不就是个太极图吗？”

王守仁这几句话说得不经不典，不伦不类。可很多人读《道德经》读一辈子，也未必读得出这么一层意思来。

想不到这个不起眼儿的年轻人，竟顺口说出这么一番话……那老道看着守仁良久无言，半晌才慢声细气地问：“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吧？”

“在下王守仁，浙江余姚人。”

老道士微微点头，沉吟半晌，这才缓缓地问：“你刚才问我打坐入静的功夫，以前练过打坐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想试试吗？”

道士的话里其实大有深意，可王守仁并没听出来，只把这当成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了，忙说：“正有此意！”

老道士点了点头：“好，天下事有缘即发，随缘易成，你既然说到‘太极’二字，贫道就教你一个太极诀吧。”说着，用左手虎口抱住右手四指，右手虎口抱住左手拇指，两只手在虎口处正好凑成了一个“太极图”，又翻过手来让守仁看，只见两手拇指正放在手掌心的“劳宫穴”上。

单这一个太极诀，守仁在书上就从未见过，大喜之下赶紧一一照做。

见他学会了“抱诀”，老道士自己先在蒲团上盘膝坐下，口里念道：“手抱太极，脚分阴阳，闭口藏舌，二目垂帘，舌顶上腭，呼吸绵绵，意守祖窍，气沉丹田。”

守仁忙问：“什么是‘祖窍’？”

“玄关之后谷神前，正中一个空不空。”

道士说的这两句口诀神乎其神，守仁一点儿也没听懂。可年轻人脾气急，也不细想，囫囵吞枣记在脑子里，赶紧又问：“那什么是‘玄关’？”

“修行之人修到精花、炁花、神花俱足，称为‘三花聚顶’，此时乃现玄关。祖窍是人玄关的门户，祖窍不在身外，玄关不在身上……”老道士似乎感觉自己说

得太多了，微微一笑，“饭要一口口吃，理要一点点明，这些话你眼下先不要问，若日后有缘，功夫到了，自然明白。”

是啊，老道长刚才随口说的几句歌诀，其实都是道门的不传之秘，轻易不肯讲给外人知道。守仁要想窥其堂奥，就要看他有没有缘法了。

王守仁平时书看得多，道士所说那些浅近的话，他也都听得明白。那些深奥之语，反正“有缘日后自然明白”，道长话里这层意思他倒也懂。当下也不再问，盘膝而坐，学着老道士的样子打坐起来。

就这么坐了约有半个多时辰，渐渐觉得身体困乏酸痛，精神也有些懈怠，正想着是不是起身时，却听对面的老道士低声念道：“着于心，不着于形；固于本，不固于体；身无为，而意有为，如江岸苇，似炉中香。”

江岸之苇随风而曳，不动其根；炉中之香似有若无，不着其痕。

道士这几句话在王守仁听来大有意思，于是依着道士话里的玄机，放松肢体，收束精神，摒除杂念，依然稳坐如山。

就这样不知又坐了多久，身体的酸困之感渐渐消失了，竟似不知身在何处，心有何想？干脆也不去念想。定定冥冥间，只觉丹田中升起一股暖意，呼吸顺遂，身心俱畅。

见这年轻人不但悟性出奇，而且天生一副好定力，初学打坐竟有如此功夫，老道士也觉得稀奇。眼看他不动不摇，越坐越稳，暗暗点头。

这时有人推门进来，叫声：“师兄……”见房里有人，就冲老道士招手。老道士起身出去了。

守仁这里仍然一意静坐。此时心思澄净，百念归一，听觉似乎比平时灵敏得多。隐约听得房门外有人笑着说：“师兄又关起门来喝酒吃肉？也赏我一碗吃吧。”

老道士笑道：“你这个东西！一张嘴巴从不积德，早晚有你的亏吃。”

“房里那小子是谁？师兄怎么把这套功夫教给他了？”

“只是个坐功，心法要诀并没有说。”

“又有心收弟子？”

“这年轻人根底不俗，只是看来出身富贵，未必是道门中人。”

“师兄收了几个好徒弟了，我这里却一个弟子也找不到，有那根性好的，也让我一个吧？”

老道士笑道：“这种事讲缘分，强求不来……”两人说着话，一路走远了。



老道士这一去，好久也不见回来。

守仁仍然静坐如初。先前还想着等老道士回来再指点几句，可等了好久，房中声息全无。守仁就自己在蒲团上趺坐，心里反复默念着刚才道士教给他的那几句歌诀：“着于心，不着于形；固于本，不固于体”……

想不到这几句平实的歌诀却极有用，越是依此想去，呼吸越顺畅，身子越松快，渐渐觉得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，又舒服，又惬意。

不多时，外面天已经全黑了。

守仁哪里知道，其实这间靖室并不是老道士的居所。现在天色已晚，老道士心想守仁肯定早就走了，也就顾着自己的事去了。

结果老道士一去再没回来，守仁这里也入了静，早不记得时刻了。道观里都是清修的人，又不认识王守仁，见他一个人在靖室里打坐，自然没人来搅扰。王守仁就这么一个人在蒲团上糊里糊涂地坐了下去。

不知不觉间，外面街巷里梆声清脆，已经打过了三更。

忽然，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接着有人猛地推门进来。

守仁一惊，睁开眼，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道士站在面前，穿着一身破旧的道袍，头发稀疏，在头顶勉强绾了个发髻，肤色黝黑，粗眉大眼，留着一部大胡子，面相颇有几分凶恶，粗声大嗓地问：“你是姓王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是布政使司参议诸家的新姑爷？”

一听这话，守仁才猛然想起：今天是自己做新郎官儿“小登科”的大日子！本只是逃席出来，想等宾客散了就回去，却在这道观里莫名其妙地混了大半夜！

这一下可把祸闯大了！

守仁又惊又愧，一骨碌爬起身来。却想不到打坐太久，两腿都酸麻了，现在忽然跳起身来，哪站得住，“咕咚”一下摔在那蓬头道士脚边。道士厉声喝道：“天理伦常都不懂，还在这儿‘修道’？修个狗屁！什么东西……”

这时候守仁也顾不得回嘴，连滚带爬往外就跑。出了铁柱宫的大门，书童王清正在这儿等着，见守仁出来，真像是见了神仙一样，赶紧跑过来一把扯住：“公子怎么跑这儿来了！现在诸老爷站在厅里骂人，诸家全家都出来找你了！”

守仁一声也不言语，撒腿就往回跑。

守仁让人找回来的时候，诸养和还在厅里坐着。一张胖脸都给气鼓了，黑紫黑紫的，一脸横肉全立了起来，拧眉瞪眼的，在烛光下看起来活像个门神爷。之前他骂人已经骂了一个时辰，满嘴唾沫星子都骂干了。好容易见姑爷让家人找回来了，诸养和上下打量了他几眼，倒也没再骂人。

姑爷是家里的“娇客”，轻易不敢得罪他。再说看着守仁现在的这副样子，诸养和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

守仁是从铁柱宫一路跑着回来的，脸上又是汗又是土，帽子也跑丢了。到了诸府，见了岳父，已经喘得连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一个劲儿地打躬作揖。见他这样，诸养和就是有脾气也发作不出，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：“你上哪儿去了？”

到这会儿守仁连“铁柱宫”的名儿都忘了，瞪着两眼说不出话来。还是诸府的管家问了问书童，这才过来悄悄告诉诸养和。

一听这话，诸养和又把眼珠子瞪起来了！

新婚大喜的日子，跑进道观里去跟着出家人学“打坐”！别的不说，单是这个意头儿就够恶心人的。

想到这儿，诸养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！有心狠狠数落姑爷几句，可是再一想，新姑爷才进门，又当着这么一院子下人，这话怎么问？问了又让守仁怎么回答？一问一答都是话柄，传出去，诸家一门脸上无光。

没办法，诸养和只能恶声恶气地把管家骂了两句：“一帮白吃饭的东西！连个门也看不住，叫你们找个人找到半夜，早晚饶不了你们！”骂完之后一句话也没跟守仁说，转身就走了。这边管家忙领着守仁去洗把脸，重新换上礼服，然后把他送进洞房。

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。洞房里喜帐高挑，香风隐隐，锦衾绣枕，全新的妆奁陪嫁贵气十足，花梨木圆桌上铺着绣鸳鸯的红锦台面，摆着花生、栗子等几样吉祥果子，汤圆子、和合面都凉透了，糊成了一团儿，两根小碗口粗的龙凤泥金大红蜡烛已经燃掉了半截，烛泪淋漓。新娘子穿着大红吉服一个人在喜床上硬邦邦地坐着，



头上还盖着盖头，全身上下仅有一只左手露在外面，春笋般细长的手指紧紧握着个粉拳。

看这架势守仁心里直发憊，事到如今，不过去也不行了。见桌上放着一根紫檀木的秤杆子，知道规矩是用这东西挑新娘的盖头，取一个“称心如意”的口彩，就拿起秤杆挑去了盖头，往新娘子脸上一看，心里不由得怦怦直跳。

几年不见，自己这位表妹诸宜晚已经出落得如花似玉，瓜子脸尖下颏，大眼睛薄嘴唇，眉淡睫长，肤色如雪，再加上一身盛妆，一屋子喜气，更衬得容颜秀丽，只是此时这丫头的脸色可着实吓人。

说实话，此时王守仁心里害怕自己这位新夫人，甚于怕他的老岳父。

守仁小时候和父亲在京城住着，舅父曾带着这位表妹进京，结果守仁和表妹在一块儿足足待了一年多。这位表妹小他两岁，虽是个女孩儿，却比男孩子还野，上树掏鸟，下水摸鱼，赶鸡逗狗捅马蜂窝，整天闯祸。脾气又倔犟得很，处处争强，事事拔尖儿，动不动就“欺负”表哥。

可事儿也怪，守仁从小气性也大，谁的气都不能受，偏就能受这位表妹的气。两人整天泡在一起变着法儿淘气，小表妹的主意总是比守仁还多。

这位表妹还有个出奇的地方，从来不哭。不管让蜂叮了，让狗咬了，从树上掉下来摔破了腿，还是和男孩子打了架，从没见过她掉一滴眼泪。而且报复心重，谁要得罪了她，轻易不肯放过。

就是这么个惹不起的丫头，偏偏新婚第一天就让守仁给得罪了。

现在眼看着诸宜晚面沉似水，冷冰冰地在床边坐着，守仁心里发虚，讪讪地不知说什么好。犹豫半天，实在不好意思坐到她身边去，只好在对面椅子上坐下，搜肠刮肚想了几句赔礼的话来说，宜晚头也不抬，根本就不理他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有人在外面轻轻拍门。守仁正在尴尬处，听见声响，总算有个台阶，赶紧跑去开了门，却是丫环捧着铜盆过来伺候宜晚梳洗。

在外人面前，宜晚暂时把一腔怒气收了起来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由下人侍候着换下吉服，卸去头上的钗环，洗了脸。眼看有旁人在场，表妹似乎把脾气收拾起来了，守仁觉得是个机会，大着胆子凑过来刚要说句话儿，想不到新娘子把头一扭，一个眼神刺过来，吓得他忙又坐回椅子上去了。

两人就这么一直对坐到中午，家人来请姑爷和新娘子吃“会亲酒”。

眼看自己这边闹得这么僵，外头岳父岳母又叫他，守仁心慌意乱，手足无措。